



我的學校

阿·邦 金 著

少年兒童出版社

關於作者

中篇小說我的學校，是烏拉爾作家阿列克謝依·彼得羅維奇·邦金的創作。

阿·彼·邦金於一八八二年出生在塔吉爾河下游的一個工人家庭裏。他是個鉗工，曾在烏拉爾各工廠裏工作很多年，因此，他深刻地了解俄國大革命前工人們的全部痛苦生活。阿·彼·邦金從事文學工作，是在大革命後，那時他已具有豐富的生活經驗。他是個不怕艱苦、具有無限毅力的人，他曾創作了很多光輝燦爛的巨著。

作者的所有創作，都描寫出烏拉爾的工人生活。無論在中篇或短篇小說裏，他都真摯、質樸地敘述着烏拉爾工人在革命前和革命後的生活情況。

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在斯大林五年計劃的年代裏，烏拉爾地方產生了偉大的變革，阿·彼·邦金就是在我們的文學中最先闡明這些偉大變革的作家之一。他所有的著作裏的主人公，都是些平凡的人、幹部勞動者、新社會的建設者和爭取光明前途的戰士。

阿·彼·邦金自認是高爾基的學生。這確是有相當根據的。他寫

道：“我從高爾基那兒學會了從勞動人民的生活中，爲自己的創作吸收一切資料的本事。”

我的學校是一本自傳性的中篇小說。它同時又描寫了大革命前，上世紀九十年代烏拉爾工人們一代的情況。高爾基對具有重大意義的我的學校一書，評價很高。

無疑地，我們的學生們，一定會很有興趣讀到自己的祖父和父親一輩的真實歷史的。

阿·彼·邦金在一九三九年逝世，那時正是他創作的全盛時代，他以他親切的、有益的著作，給蘇聯的讀者留下了一個永久的紀念。

目 錄

關於作者·····	1
在家庭裏·····	1
孤兒·····	20
新媽媽·····	30
寄食者·····	42
在孤兒院裏·····	48
費拉龐特·····	52
紅雀·····	58
地圖·····	63
小鏡框·····	69
掉在河裏的人·····	74
老爺·····	79
亞歷山大·····	83
一隻血淋淋的耳朵·····	90
當做母親的嫂嫂·····	92
茨魏特柯夫·····	95

起義·····	99
欠稅·····	108
司務長·····	113
原位跑步·····	118
鞭打·····	120
新的老師們·····	128
信篤教的女人·····	137
“教堂的活動門”·····	141
公山羊伐斯卡·····	144
下“土”·····	149
兩堂功課·····	155
瑪露霞·····	161
賽跑·····	169
體操·····	173
考試·····	177
在工廠裏·····	182
老耗子·····	194
夜班·····	202
重返學校·····	208
紀念冊·····	215
專差郵遞員·····	222
最後的幾天·····	225



給少年先鋒隊員——共青團員的忠實接班人

在家庭裏

窗外是一片漆黑的冬夜。隔壁房間裏的時鐘敲了四下。天快亮了。微弱的煤油燈光，在牆上閃爍着。

我睡不着。兩腳撐住天花板，躺在灶炕上〔註〕。兩腳伸在黑暗中，我似乎覺得並沒有天花板，而是我的腿長長的，直伸向遙遠的什麼地方。

我的哥哥廖卡甜甜地睡在我的身旁。我從灶炕上往下望。地板上黑壓壓地、橫七豎八地躺着我的大哥、二哥和父親。

〔註〕 灶炕是建在爐灶上面的炕，形狀像閣樓，作用和我國北方的炕差不多。

我碰碰廖卡的腰窩。他甜甜地吧唧着嘴唇，翻了個身，背朝着我。我又敲敲他的背。他睡得像死人一樣。

於是我就在他的耳邊悄悄地開始說：

“啍——唏——氣——皮——唏——氣——却——却——氣——氣——啍——唏——氣……”

“唉，搗蛋鬼，別作聲！”聽到下面父親睡模糊的吡叫聲。“對你說……”

我不作聲了。可是過了一會兒，又拿拳頭往廖卡的腰窩上使勁地打了一下，他嚇了一跳，殺豬般叫了起來，於是這時我的“音樂”大聲地演奏了。父親又叫罵起來，不過比以前更兇、更嚴厲：

“葉雷曼，我就起來！……”

音樂中止了，可是父親還是模糊地叫罵着：

“天還沒亮，就把用不着這麼早起床的人吵起來。東方還沒有發白（註）……”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叫我葉雷曼，不過我對這個綽號並不生氣，因為他不論對誰，向來不按着名字叫的。他把大哥亞歷山大叫做“波爾沙克”，二哥巴維爾叫做“馬雷施卡”，廖卡和我——“葉雷曼”。

母親却叫我“孤兒”。有時她把我摟在懷裏，撫摸着我那剪得短短的頭髮，感傷地說：

“你們別欺侮他：他是個孤兒呢。”

我知道，所謂孤兒，就是沒爹沒娘的孩子。不過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我是個孤兒？但是當廖卡——一個矮胖胖的、身壯力健的孩子——跑

（註） 原文是“鬼還沒有打架”，俄俗以為鬼是在黎明前打架的。

來跟我打架的時候，我就說：

“廖卡，你別惹我——我是孤兒吶。”

廖卡對於我這句話很表示輕蔑，他老把我逼到角落裏，宣佈說：

“瞧，我這就挨你，孤兒子！”

我和他短不了打架。我們哪怕爲了一根趾骨（註）、一些小玩意兒都要打架。他比我大，又比我有力氣，因此，倒霉的常常是我。

我不喜歡訴苦。只要一有機會，我就跟他搗蛋。於是我們之間常發生暗鬥。結果，做和事老的，總是父親的那條紅色的、有一簇大穗子的圓腰帶。母親把它從釘子上拿下，依次鞭打我們。我想這都是那條腰帶在作怪。因此我偷偷地把它從釘子上取下，藏了起來，不讓母親找到它。母親到處亂跑，找尋腰帶。

“我總會找到那條腰帶的，”她說，“我要把你們的皮都揭掉。”

當我們做騎馬遊戲的時候，這條腰帶又常常用來當作韁繩。

每天早晨，當“東方還沒有發白”的時候，我是個準確的鬧鐘。我一面傾聽着工廠汽笛的叫聲，一面從灶炕上爬了下來，扯着父親說：

“爹，起來！三刻鐘的汽笛叫了。”

“葉雷曼，我馬上就起來，親愛的。唔，你過來！”

父親撫愛地把我拉到他身邊，又睡着了。他那堅硬而沉重的手抱住我，鬍子觸癢着我的臉。我悄悄地從他的被子裏爬出來，跑回灶炕去。

汽笛又叫了，我又輕輕地喊：

“爹，起來吧！三刻鐘的汽笛叫了。”

（註）遊戲用的反芻動物的第一趾關節骨。

所有工廠的汽笛，我都把它們叫做“三刻鐘的”汽笛〔註〕。父親急忙跳了起來，叫醒亞歷山大和巴維爾。

亞歷山大馬上就起來了。可是要把巴維爾叫起身却比較困難。父親一邊洗臉，一邊叫：

“馬雷施卡，起來！”

“就起來，”巴維爾在睡夢裏嘀咕着說。

父親在聖像前虔誠地劃了十字，低低地禱告：

“‘在天之君，乃撫卹者，真實之神……’馬雷施卡，起來……”

“就起來。”

“‘施生活之主……’馬雷施卡，你怎麼啦？……對你說——起來！”

“我馬上就……真會騙人！”巴維爾迷迷糊糊地裹在羊皮襖裏說。

“‘祈降臨居我等中……’馬雷施卡！瞧你又是那老脾氣！你到底怎麼啦，壞蛋？！”

禱告打斷了。父親使勁把羊皮襖從巴維爾身上拉走，用腳踢他。他跳了起來，不滿意地發着牢騷。隨後走到洗手盆跟前，一面洗臉，一面直擤着鼻涕。

父親怒叫着：

“你只管啊嚏，閉來閉去做什麼！”

我覺得很好笑。把頭從灶炕上掛下來，望着巴維爾。這使他不樂意。他抓起枕頭來扔我。

有一次，我從灶炕上垂下頭來，望着巴維爾，說：

“你只管啊嚏，閉來閉去做什麼。”

~~~~~  
〔註〕 工廠的汽笛在五點三刻拉第二次，也就是必須去上工的時間。

他突然離開原來的地方，抓起氈靴，照準着我就扔。

他那滿是肥皂的濕淋淋的臉，氣得扭歪了。我連忙躲到角落裏。

“我這就揍你！”

巴維爾用拳頭威嚇我，匆匆地洗完臉，就跑掉了。

最後一次汽笛叫了——六點正。

父親洗好臉，做完禱告，倒了一瓷杯克瓦斯〔註〕，捻碎了黑麥做的乾麵包；他在桌子旁坐了下來，一面用木匙攪和着，一面叫我：

“葉雷曼，快來喝莫斯科的蘑菇湯。”

我知道，“莫斯科的蘑菇湯”是什麼。只要從名稱上聽來，就知道它是很美味可口的了。我急忙從灶炕上爬下來，到廚房裏拿了一隻匙，向桌子跑去。

“先去洗個臉！”父親悄聲地命令。

我馬馬虎虎地從洗手盆裏把水抹在臉上，拿手巾擦了幾下，就坐下。父親並不硬逼我做禱告。

我們默默地吃着。起泡沫的克瓦斯很能提神，它驅散了清晨的瞌睡。父親狼吞虎嚥地吃着，我也並不落後。

吃飽了“蘑菇湯”，我就走進隔壁母親和姊姊睡屋子，鑽進母親的被窩。她睡朦朧地親切地攬住我，但是我睡不着。我又偷偷地爬出來，走到姊姊菲堯李察塔的床邊。

我想吵醒她。開始扯她的鼻子和耳朵。有時抓住她的長髮，輕輕地扯着。姊姊醒了過來，生氣地叫罵：

“討厭鬼！”

〔註〕 克瓦斯是用裸麥粉和麥芽釀製的一種清涼飲料。

我走到母親那兒。她又把我抱住，用棉被裹好，睡朦朧地悄聲說：

“跑累了吧，我的好孩子？……睡吧！”

於是我緊偎在母親懷裏，甜蜜地睡着了。等我醒來的時候，她已經不在我的旁邊。母親正在做飯，廚房裏發出長柄鐵叉和瓦罐的聲音。有時灶台上的平鍋鏗鏘地響着。我知道，她一會兒準就要進來，把被子揭開一些兒，親切地說：

“阿廖施卡，你要吃烤餅嗎？快起來！”

我高高興興地跑進廚房，在桌子旁邊坐下，以為準有油煎餅和一杯牛奶在等待着我和廖卡呢。

但是牛奶，我們只有在肉食期<sup>註</sup>才見到。只要一<sup>註</sup>到齋戒期，母親就不給我們牛奶喝了。

“齋戒期內喝牛奶是罪過的，”她說，“要是喝了，上帝要用石頭砸人的。”

可是父親却說，牛奶飛走了，要到聖誕節才飛回來。我想像着在裝滿了牛奶的牛奶壺旁，怎樣長上翅膀，從我們這兒飛向大地的邊緣。

我們焦急地等待着聖誕節，時常問父親：

“爹，現在牛奶在哪兒吶？”

“牛奶？”父親認真地反問，接着想了一想，回答說：“在割草場上。”他又安慰地解釋說：“聖誕節就快到了，那就是說，牛奶已經飛近了。”

在齋戒期內，聖誕節前的一段日子裏，我和廖卡不打架了。大家加緊學習讚美詩。我們在灶炕上練習合唱。母親在廚房收拾，或者坐在桌子旁做活計，不時地糾正我們的錯誤：

---

（註）由耶誕節到大齋食之間的一段時期。

“不是‘因為她’，而是‘因為他’。”

或是：

“不是‘烏却舒夏’，是‘烏却胡夏’（註）。”

我根本不知道“因為他”和“烏却胡夏”是什麼意思，並且那些字的意義也不使我發生興趣。我一邊學習讚美詩，一邊想像由於唱讚美詩而將得到的一哥比、兩哥比、三哥比的銅幣。我和廖卡在灶炕上扳着指頭計算着未來的收入：

“我們上雅高金家去嗎？”

“去的……他們會給我們每人五哥比的銅幣的。”

“去彼德羅夫家……他們去年給我們每人十哥比的一個銀幣呢。”

算好了收入，我們就開始計劃給自己買些什麼。我老是希望有一架手風琴，可是廖卡却只希望有拖着嬰珞的糖果。

聖誕節的前一天，早晨，我叫醒父親去上工，自己却從灶炕上往下望，看父親是不是吃早餐。父親把麵包放在包裹裏。

“爹，今天在星星沒出來以前，大家都不吃東西嗎？”我問。

“不吃東西，葉雷曼。”

“那末現在牛奶在哪兒啦？”

“牛奶？它已經很近了……嚕，在胡陀雅羅夫的菜園裏。”

晚上，我跑到街上，對着冬天的天空望了很久，看是不是有星星。在西方，在穀子般平滑的天邊，老閃爍着一顆光亮的大星星。街上行駛着載重車隊；雪橇的滑木軋軋響着，唱着歌兒；遠方，黃昏前的暮色中，傳來了工廠裏鋼鐵的響聲。那些聲音是清脆悅耳的，彷彿天空是個漆黑的

（註） “烏却胡夏”是古斯拉夫話“學習”的意思。

玻璃罩，在它下面，就同在空屋子裏一般，聲音顯得又空曠又響亮。我高興地跑進小屋，對母親喊：

“媽媽，有星星啦！”

“喔，有啦……那末，怎麼樣？”

“那末可以吃啦。”

母親微笑地切着麵包。我爬上灶炕，死命地叫醒廖卡：

“廖卡，快起來，你要錯過星星了！”

到了早晨，我感覺到父親親切的手在撫我，聽到他仁慈的聲音說：

“葉雷曼，起來，親愛的，牛奶飛到啦。”

瞌睡馬上消失了，我興高采烈地抱住父親的脖子。他的鬍子刺得我的臉孔發癢。他笑着說：

“牛奶差一點兒把小窗給打破了！它在敲門……我跑去開門，剛把門一打開，它立刻就飛到桌子上來了！”

我從灶炕上望下去，看見桌子上果然有一壺牛奶，但是沒有翅膀。

屋子裏很暖和。生着爐子。母親和姊姊滿臉通紅，正在做麵餅。時針指着早晨五點鐘。我們匆匆地吃了牛奶和柔軟的白麵包，準備報佳音去了〔註〕。

冬夜還緊緊地籠罩着大地。街上徹骨地寒冷。一所所的房子，好像怕冷似地緊緊擠在一起；那閃耀着暗淡燈光的窗子，朦朧地向外凝望。教堂裏傳來了沉重的鐘聲。那些鐘聲在我聽來，覺得很古老、憂鬱。我和廖卡並肩地跑着。

---

〔註〕 按照教會的習慣，每逢聖誕的清晨，教友們挨戶去報喜訊，告訴大家關於基督已經降臨的消息，並且互相祝賀。

我們敲敲我們的鄰居雅高金家的門。

一個老太太讓我們進去。

我們畏縮地停在門旁，眼望着角落裏長明燈上暗紅色的燈光，那燈光正照在輪廓模糊的“聖徒”的畫像上。我們羞怯地、不協調地唸着祈禱文。

接着我說出早已練熟了的話：

“恭喜主人和女主人！請打開大箱子，拿出五哥比或十哥比來吧！”

老太太給了我們每人五哥比的銅幣，鼓勵地搖着頭說：

“瞧，你唱得多好！”

但是我和廖卡報佳音沒報了多久。一等到有個地方給了我們十哥比銀幣時，我們之間就發生了爭吵：誰該是這個銀幣的所有者。如果口袋裏有了個“銀幣”——那就成了大財主了。

基督降誕節〔註〕開始了。兩個哥哥的朋友們帶着手風琴來找哥哥，姊姊的女朋友們也來了。有時他們跳舞。姊姊同她的女朋友們跑到街上。她們把雪裝在罐子裏，一面攪和着，一面傾聽罐子裏的雪發出來的沙沙聲。

“噢，簡直是亞歷山大！聽見嗎，姑娘們？”

“不是……是伊凡……”

姑娘們就這樣猜測她們未來的求婚人的名字。

有時已經深晚了，突然有人敲着我們的窗子。我跑過去問：

“外面是誰呀？”

“新娘子叫什麼名字？”一個陌生人的聲音在窗外問。

〔註〕 基督降誕節是自聖誕節到主顯節的一段時期。

父親微笑着回答：

“菲堯李察塔！”

我就冲着窗子喊：

“菲堯李察塔！”

我們都哈哈大笑。

有一次我們的小屋子裏，闖進了一羣奇裝怪服的人。

我蹲縮在角落裏，恐懼地注視着假面具上奇形怪狀的嘴臉。一個佩着肩章、帶着亮晶晶的馬刀的兵士，神氣活現地走了進來。他的眉毛上塗滿了煤煙，鼻子底下翹着兩撇黑色的大鬍子。那鬍子他却一直不停地用手托着。

一個穿黑衣服的尼姑，臉上蒙着紗，胸前掛了一隻化緣筒，走到父親身邊。他深深地鞠了一個躬，請求着說：

“看在教堂，看在使小酒店破產的份上，請佈施一個哥比吧！”

父親開玩笑地揮着手，說：

“我的親愛的，像你們這種人，多得滿天下都是。快滾開！”

母親的旁邊，站着一個穿花裙子的茨岡女人，她拖長着唱歌似的低音，說：

“啊，我的親愛的……把你的小手給我，我替你看手相。”

母親笑咪咪地伸過手去。茨岡女人瞅着母親那粗糙而多皺紋的手掌，大聲地說：

“噯噯，我的親愛的！你將要遭受到極大的痛苦，不過在這痛苦的後面，財運正等待着你呢……”

我沒有聽到茨岡女人以後的話：我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一隻熊的身

上去了。牠穿了件寬大的翻毛皮大衣，腰裏繫着繩子。背上的毛皮都磨光了，打了一塊藍色的補丁。牠頭上戴了一頂毛茸茸的帶耳扇的帽子。牠那黑色的假面具上顯露着野獸單純的嘴臉，就那樣注視着我，從面具的隙縫裏，我看到了不知是誰的紅嘴唇。那熊還吸煙呢。煙是從眼睛裏、嘴裏、鼻孔裏四面八方地散出來的。

熊翻着筋斗，笨拙地爬行着，一會兒又用兩隻後掌站立了起來，跟尼姑跳舞。牠的腳上穿着一雙翹着鞋頭的走了樣子的灰氈靴。

我害怕地盤着腿坐着。一個穿光板皮短襖的莊稼漢，用繩子牽着熊，命令牠說：

“喂，米夏〔註〕，表演一下喝醉酒的人是怎樣打滾的……”

我凝視着窗外暗藍的夜色，似乎覺得，那邊有很多模糊的影子在閃動。它們晶瑩游離，彷彿從滿佈着星星的天空深處掉了下來，沿着地面移動。我屏住呼吸，睜着那個黑棉布衣服上散佈着金色星星的怪女人。

巴維爾和亞歷山大羨慕地瞧着奇裝怪服的人們。他們要求父親讓他們去參加晚會。

那隻熊走近父親，大聲吼叫：

“彼得·菲堯陀里奇，讓他們參加吧！”

“那末給我唱個我最愛聽的‘崙呀，崙呀……’吧。”

於是巴維爾、亞歷山大和熊就整齊地唱着：

“我們過的日子，像波浪般迅速消逝，

我們距離坟墓的道路，一小時近似一小時。”

巴維爾的男高音清晰嘹亮，而亞歷山大那悅耳的低音柔和地和唱

〔註〕 俄國人習慣給貓狗等野獸起人的名字。米夏是他們對熊的通稱。



着。那隻熊只揮動粗大的熊掌，在他們的旁邊笨拙地蹣腳。

父親把手肘支在桌子上聽着。他的眼睛裏流着眼淚。

在悠長的冬天晚上，父親常逼着哥哥們高聲地唸一本本的小書。有時遇上他們弄到了一本有趣的書，他們就會坐到深夜。

我走到母親身邊，爬上她的牀，請求她講故事。

“我簡直不知道該給你講些什麼，”她打着呵欠回答說。

“講個熊的故事吧。”

“熊的故事？”

“是呀，牠們不是很兇嗎？”

“什麼樣子的都有。牠們也有胆小的。你知道菲堯陀 舊雅 姑姑嗎？”

“知道。”

“有一次，她到樹林裏的小路上去採覆盆子。她提着一隻樹皮做的小籃子，到泉水那兒去取水。一看——在泉水的旁邊，正睡着一隻大熊。她嚇慌了，不知怎麼辦才好。要是跑的話，那末熊就會醒來，也許會在後面追趕她的。當時又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去取水。她只好抓住籃子，從肩膀上拉下來，狠狠地打了牠一下！熊大叫一聲，跳起來——跑了！大約跑了十俄丈遠，就死了。”

“爲什麼？”

“牠胆子小……因爲這樣把牠從睡夢中驚醒，牠就嚇死了。”

母親知道很多關於熊的奇妙故事。有時她用手拍着我的背，輕輕地唱着：

“你這嚴寒老頭子，